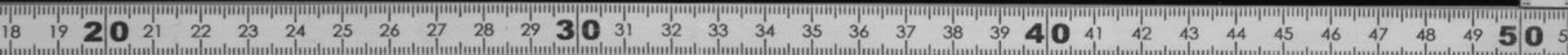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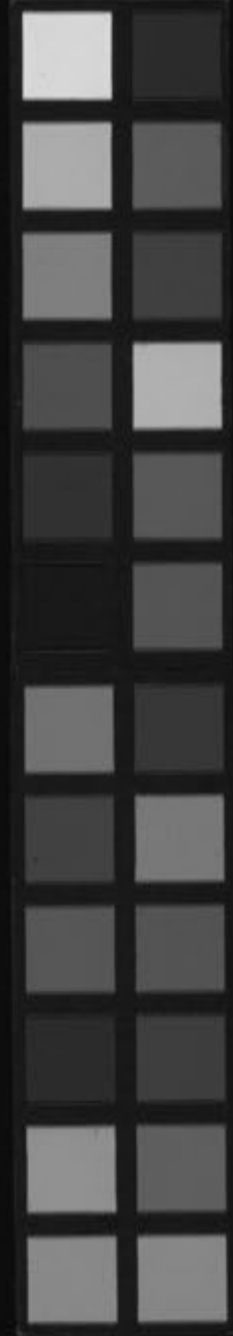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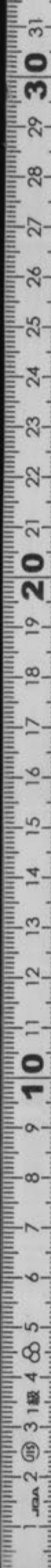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註疏

四二一四六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富士川文庫  
123.65  
sh-z  
4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F  
シ-64





123.65

S

No. 136



58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一

昭元年 盡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曾朝節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昭公

陸曰昭公名禚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遷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謚

法威儀恭

疏正義曰魯世家昭公名禚襄公之子

明曰昭

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諡法

威儀共明曰昭

是歲歲在木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傳上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招實  
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  
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  
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招常逢反  
先悉疏招實至於會正義曰八年經書陳侯之  
薦及疏弟招故知是陳侯母弟也不稱弟云云莊二  
十五年註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  
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則稱弟以示義  
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  
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  
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與舊史書為公子而  
仲尼因之也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  
弟貶曷為貶殺世子偃師貶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  
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然則曷為不於其弑

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  
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  
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蓋  
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  
滅陳也其意言八年楚託討於招以滅陳著招之罪  
重故於此預貶之先儒或取公羊為說釋例云穎氏  
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  
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十人  
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非貶詞也是解招不  
稱弟之意也春秋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  
衛在陳下自爾以來常在陳下莊十六年註云陳國  
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於  
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  
在衛上終於春秋是衛之班次常在陳下今衛乃在  
蔡之上必有其故也襄十年諸侯伐鄭齊世子光序  
在滕子之此傳曰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  
於滕是先至有進班之理  
故謂此為先至於會故也



三月取鄆

註

不稱將帥將甲師少書取言易也○鄆音

匠及下同帥所○不稱至易也○正義曰將甲師類反易以政反○疏○例當稱入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書所為之事明其有人取之也若將甲師衆則言師取某襄十三年傳例云凡書取言易也故杜以此為易耳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以賈說為是故又規杜云案傳武子伐莒知非將甲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為易將甲師少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諸稱取傳皆以易釋之此取文與彼同故以為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當以滅為文與滅項同也案滅項被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若必有所諱當傳有其事今傳言莒魯爭戰為日久矣魯無大罪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為伐莒之主耳別遣小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衛經書楚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加鄆鄆人逆服與襄九年傳稱諸侯圍鄭經

不書杜云鄭人逆服不成圍相似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註

稱弟罪秦伯○鍼其廉反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註

無傳三同盟○義曰華以襄十

八年即位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邾魯俱在是三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註

大鹵太原晉陽縣○大鹵大如字

徐音秦鹵音魯穀梁傳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註

國逆而立之曰入○去起呂反

莒展與出奔吳

註

莒展與出奔吳○莒展

吳一本莒○註○莒君至稱爵○正義曰釋例云諸侯展出奔吳○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卷四十五

三



則以成君書之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為斷也是杜據彼傳之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今正其封疆疆居良及註同

葬邾悼公

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瘡疾起故不書弒

○麇九倫反以瘡音虐書弒申志反或作殺音同

書卒者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起于諸侯而經書為卒知此亦以瘡疾起故不書弒

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罪之○正義曰氏書官此傳無罪狀直以不能自固其位耳出奔又無可善無可善即是罪未必犯大罪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

伍舉椒舉介副也○娶七住反及將入館就

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惡烏路及使行人子羽與

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眾逆以兵入

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

從者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墀行婚禮必廢

及下同從才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太

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之配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



圍之父○凡本亦作机

筵音延共音恭

疏圍布至而來○正義曰聘

尚幣于禰乃行况婚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

祖父母之廟而來也文主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

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鄭文云告於君也亦若野

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婚故圍自告也

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

也言不得從卿禮○莽莫

疏若野至卿也○正義

禮則是委頓我君之命得既於草莽之不寧唯是又

中則是寡大夫不得列於侯卿之位也

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

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疏不寧至先君○正義曰

之事又使圍蒙其先君連讀為義也告廟云將向豐

氏之家取妻若使受之於野不至豐氏之家是欺先

君也言又者既辱今君大臣程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程

又辱先君故云又地其後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

老懼辱命而黜退特小國無罪特實其罪將

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特

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

是懼言已失所特則諸侯怨恨以距君命壅塞不

行所懼唯此懲直升反憾戶暗反壅本不然敝邑

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疏

祧遠祖廟疏祧遠祖廟○正義曰祭法云

彫反遠廟為祧鄭玄云祧之言超也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五



超上去意也以祧是尊遠之意故以祧言廟耳此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唯有子豐之廟君若特賜或得立穆公之廟耳其家無遠祖廟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且據正法言之

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秦古刀反弓衣也許

之正月乙未人逆而出遂會於號號鄭地尋宋之

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

盟楚人得志於晉待志謂先軫午祁奚子○軫所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晉而駕焉恐楚復得志○復扶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駕猶陵也許謂衷甲○駕如字又音加註及下同衷音忠

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

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重直用反於今七年

襄二十五年傳云趙文子為政至此八年也而云七年者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為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和則云八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

六年會澶淵再合諸侯○正義曰襄二十六年經

澶淵晉人即趙武也時有魯公在會雖則唯公一人即

是諸侯不得謂之大夫也故知再會諸侯數澶淵也

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

今會號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自狄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卷四十一

六



朝晉○夏戶雅反平秦亂襄二十九年城淳淳師徒不

于襄二十九年城祀之淳于杞遷都音純師徒不

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謗非也○罷音皮謗音

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

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

矣受午言然宋之盟于木有禍入之心武有仁人

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僻

僻借不信○借子念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

行

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藂穠耘也藂田為藂○穠

反藂古本反耘疏穠耘至為藂○正義曰漢書殖

音云除草也疏貨志云后稷始耕由以二耜為耨

廣尺深尺曰畎長終一畎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

播種於畎中苗生三葉人上稍壯耨藂草因耨其土

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耘或耨黍稷薿薿耘除草也

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其根比至盛暑藂盡

平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疑藂而盛也此言穠藂即詩

之耘籽也故知穠是耨以土壅苗根為藂也耨定本

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

豐年之收疏謹其靳反鋤仕居雖有至豐年○正

必有豐年之收以喻禮信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

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



則信也詩太雅僭不信賊害人也○鮮息能為人

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

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

書盟○難乃且反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

設服離衛設君服一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

也設君至陳也正義曰穆子言似君知設服是也離衛之語必為執戈發端但語略難明服虔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然則執戈在前國君行時之衛非在家守門之衛也守門之衛其兵必多非徒二戈而已縱使在國居君之離宮

明宮門之衛以為離衛其言大不侔矣故杜以離衛即執戈是也言二人執戈陳列於前以自防衛也離之為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衛離亦陳之義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面君臨臣喪之禮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一人後是知國君之行常有二執戈者在前面也國君亦有二戈在後子皮唯言前有二戈者當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

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旌也○緝七入反  
疏公子至怪也○正義曰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令

萬曆十九年刊



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讓在國所居伯州犁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故杜以為公子圍在會特緝灌為王殿屋以自殊異此亦無所案據要極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太人情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天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

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言將遂為君

襄三十年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

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背音佩註子羽同誕音但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

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二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

雖敗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

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

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篡

初患國子至可愍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代

反伯州犁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哲劉炫從服

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犁尋

為圍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

子為伯州犁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陳公子招

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虔而規杜過非也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

音洛註及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

樂樂而樂同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

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



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共承大國命不能知

其禍福○共音恭管樂王鮒曰小曼之卒章善矣吾

從之

下及註同 小曼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

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

公子圍○鮒音附曼亡疏小曼之卒章○正義曰退

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絞切也譏其似君

反謂之美故曰婉○絞古卯反婉宋左師簡而禮

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本國故曰禮○否悲矣反樂

王鮒字而敬

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

子家持之

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

取與○持如字本疏子子至取與○正義曰持謂

前矣雖意知不可而辭無譏切子家云蒲宮有前不

持之也奕棋謂不能相害為持意亦同於此也

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

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天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

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



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于浪○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

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盟未退

戮其使○特叔孫豹在會欲戮之○使所吏反下註

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相息

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

身子何愛焉○下註為諸侯同 蹇叔孫家臣○蹇戶定反 潘方元反

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

使必伐其國○言不至其國○正義曰晉語趙文

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受盟者

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為國衛如牆為人蔽牆之隙

壞誰之咎也○咎在牆○隙去逆反咎

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

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疏 怨也○正



義曰歷檢上世以來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而云叔  
出季處從來久者季孫世為上卿法當上卿守國大  
卿出使以此為從來久耳必  
須使上卿者上卿非不使也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  
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謂言帶褊盡故裂  
裳亦不相送謂言魯國何罪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

處難乃且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

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斥義

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  
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戴辟戮子若免之以

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史處不辟汚勞事○汚

註及圖註汚勞事○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惟有辟  
下同圖勞事耳故以汚為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微

物也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

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

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

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  
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人  
衰世疆場無定主○疆居良反註及下封疆  
王伯之舊之疆事同場音亦註同



令也註

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

疏正義曰以傳言王

伯故言三王下云虞有三苗則帝時亦有非引其封

疆註引正也正封界

而樹之官註

樹立也立官以守

國舉之表旗註

旗旗以表貴賤

音其舉之表旗

也為立表貴賤之旌旗也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

乎虞有三苗註

三苗饗餐放三危者饗吐刀反夏

有觀扈註

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

饗與有扈戰于甘之野音官扈音戶鄠音丁商有

姚邠註

二國商諸侯邠今下邳縣禮反邠皮悲反

周有徐奄註

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

奄徐音盈即淮夷

二國至淮夷正義曰二國

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連文故

以為徐即淮夷賈逵亦然相傳說也服虔云一曰

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賈逵云淮夷徐戎並與孔安國

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則徐亦非國名此

徐是國名當謂淮浦之夷其國名徐書序舉其大號

此傳言其國名也傳公時楚人伐徐杜云下邳僂縣

東南有大徐城彼近淮旁成王時徐蓋亦在彼地也

此傳所云四代有罪之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

略有其事其觀與姚邠則史傳無文傳言王伯之自

命猶尚存此輩則此輩皆是王道盛明時諸侯也

無命王諸侯逐進註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註疆弱無常故更主盟○狎戶甲恤天舍小足以

為盟主註大謂篡弒滅亡之禍又焉用之註焉用之註

小事○焉於虔封疆之削何國茂有主齊盟者誰能

辯焉註辯治也○正義曰言封疆之

齊盟者誰○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註吳在東

濮在甯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也○濮音卜苦之

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苦魯爭鄆為日

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尤也註尤禦○與音

浪反徐又音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

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註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主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

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去

反宥○疏去煩至競勸○正義曰不往討魯諸侯無煩

音又○疏是去煩也叔孫賢人今若赦之是有善也德

義如是餘人莫不○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註小宛詩小雅二

競力勸慕為善矣○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註小宛詩小雅二

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

尹○宛紅阮反○疏小宛至復還○正義曰詩序云

復扶又反○疏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云人之齊

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

又誥又復也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一去不復

來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註問



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言可成雖可

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隸而安之疆不義也

安於勝君是疆而不義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

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疆

不義足以滅之姒音似滅如字令尹為王必求諸

侯晉少懼矣詩作威音呼悅反諸侯將往若獲諸侯

其虐滋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

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

以淫虐弗可以已矣為十三年焚弒靈王傳

至已矣正義曰以不義謂之為道○夏四月趙盾

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鄭伯兼

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

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

禮雖瓠葉免首猶與賓客享之○瓠戶故友客享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

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

一獻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



之所欲也入何不敢註夫人趙孟○扶音及享具五

獻之遵豆於幕下註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幕

反註朝聘至五獻○正義曰周禮大行人稱上公

數各同饗饋之數也案聘禮卿聘饗饋五牢故卿皆

五獻至春秋之時本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次國之

卿依大夫之制惟三獻耳故杜此註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註云大夫三獻是也趙孟

辭註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註私

語曰武請於冢宰矣註冢宰子皮請謂賦芻蕘乃用

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註卿會八侯享宴皆折俎

不體薦○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設反○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終乃宴謂之享禮既終即因而為

禮也○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設反○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終乃宴謂之享禮既終即因而為

禮也○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設反○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終乃宴謂之享禮既終即因而為

禮也○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設反○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終乃宴謂之享禮既終即因而為

禮也○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設反○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終乃宴謂之享禮既終即因而為

禮也○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設反○折之疏註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

終乃宴謂之享禮既終即因而為

萬曆十九年刊

家之流

七



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註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歸

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厯也註脫脫安徐悅佩

中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

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註麕亦作麕九

及脫始鏡及厯武註趙孟賦常棣詩常棣詩小雅取其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註常棣直計反且曰

吾兄弟比以安厯也可使無吠註受子皮之詩註毗志

反下註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註三大夫皆兄弟

德比同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註兕爵

國興起也

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

戮註兒徐履反戾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註

不復見此樂註樂音洛註同復扶又反註天主使劉

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維註王周景王定公劉夏

潁水出陽成縣維潁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潁註

力報反下以勞之同潁營註見河

井反潁如鏡反夏戶雅反劉子曰美哉禹功註

維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

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註弁冕冠也端委禮

衣註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註弁冕

端委本



亦作弁疏 弁冕至之力。正義曰冠者首服之總端委。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總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哀七年傳云大伯端委以泊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文身從彼之俗知端委是依禮之衣杜直言端委禮衣不知是何衣也名曰端委又無所說周禮司服於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後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法尺八寸如鄭此言唯士服當端制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制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制短不見眉長不被王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勸趙孟使纂禹功。子盍戶臘反何不

也亦遠績禹功本或作亦疏 遠績禹功。正義曰績遠績功在此必利反又音祕。亦功也重其言耳遠績禹功者勸之為大功使遠及後世若大禹也謂勸武何以遠纂大禹之績而立大功以庇民也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焉於度反下仕皆反朝疏 吾儕偷食。正義曰儕等也言吾如字下同疏 等於彼卑賤苟且飲食之人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老及之者 八十曰老耄亂也。語魚據反知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

疏 言其至之心。正義曰趙孟自言吾儕偷食是自比於隸役

萬曆十九年刊



賤人也在上位者當憂勞百姓卑賤之人棄神人矣  
勞身而已自比賤人是無憂民之心也  
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

久趙孟不復年矣  
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

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為此冬

趙孟卒起本  
○叔孫歸  
會天御季孫以勞

之且及日中不出  
恨季孫伐莒使祀幾被戮會天

謂曾阜  
會阜叔孫家臣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

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欲受楚

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  
阜曰數月於外

傷賈而欲贏而惡賈乎  
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

得惡誼罵之聲  
○賈音古註同贏音盈註同惡為路

同誼或作誼  
言譬如商賈求利

不得惡誼罵之聲以商賈  
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

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楹柱也以

美  
犯鄭大夫  
公孫楚聘之矣  
楚子南穆公孫

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禽鳥也納採用焉  
○強其犯



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

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

而出註布陳贊幣子皙公孫黑音至贊子南戎服入左

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

夫也註言丈夫音乘繩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

氏子皙怒既而橐申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

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註衝交道音橐古

或作衷下降夫夫至順也正義曰夫如夫道當

及衝天容反剛強也婦如婦節當柔弱也如是所

謂順也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虺子皙傷

生女如鼠猶懼其武是男欲剛而女欲柔也

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

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註先聘

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鉞

其事歸罪於楚好如字一音呼報乃執子南而數

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註奸犯也音汝

音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

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

不聽政也註好國之紀謂傷人長丁又反下子皙

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

同養如字下同



事長也註

忌畏也。○變必計反。下戶嫁反。

兵其從兒不養親也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

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註

太叔游楚之兄子○從兄如字又才用反太叔曰吉

不能充身為能充宗註充蔽也○充苦彼國政也非

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

而蔡蔡叔註蔡放也○難乃且反而蔡蔡叔上蔡字

殺下米云蔡蔡叔散之也音素葛反說文作蔡音同字從

會社義下蔡叔如字疏殺管叔至蔡叔○正義曰

擊然則蔡字殺下米也蔡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

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

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

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註

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

蔡叔之事也孔唯言中國之外地不知在何方也

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註為三十年鄭殺公孫黑傳○夫豈至故也正

夫此周公豈不愛管蔡乎音扶疏義曰夫謂周公也

所以樂放之為王室故也○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

君於景註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

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註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

加戮○選息轉反徐素短反註及下文數世同癸卯鍼適晉其

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註罪失



教○乘繩證反疏○癸卯至伯也○正義曰釋例曰秦

下及註同○疏○伯有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

日罪秦伯則鍼罪輕也言其對兒為輕耳非無罪也

公羊以為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千乘之國不

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

逃死回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

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為奔傳釋云罪秦伯秦伯

不懲教戒其弟不能早為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

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后子享晉侯

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例曰以下同也造舟為梁通

為晉侯設享禮○偽反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

秦晉之道○造七報反註同李巡註爾雅云造舟

○正義曰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舟以為橋也釋水云

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為

梁郭璞曰比船為橋皆不解造義○十里舍車○丁舍

蓋造為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也

八乘為八反之備疏○一舍至之備○正義曰直

言八反知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具也自維及絳疏

○雜絳相去千里用車

八百乘○雜於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言齊

其○故續送其八酬酒幣○齊子兮反疏○酒幣○正

義曰儀二十二年鄭享楚子為九獻知此備九獻之

儀也每獻酒必有幣帛以隨之君子從始自齎其

賓賓酢主人主人受賓之酢禮飲訖又飲乃酌以酬

賓如是以勸飲故以為酬酒幣也終事八反每十

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

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



言秦鉞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還音  
定國每十至所赴○正義曰服虔以為每於十里  
反國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  
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亭之間八度  
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  
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於  
此后子之馬一何駢乎縱令如此纔可以冀馬疾未  
足以明車多司馬侯何以怪其車多而發問也杜以  
反者謂車及復其故處再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后子  
初發幣則續行自齎其以為初獻餘則以次續至  
至則車及此至享終八車皆反以此謂之八反非言  
反至雅也此幣發雍計已多自故設享之初此八車  
之幣去絳不過二二十里取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  
到以示已之豪富故命漸途之也如杜此言則后子  
預前約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云歸取酬  
幣者后子必適登多由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君也  
為享之具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亦應於絳備

之乃遣還取秦國之幣故言歸取不言設享之日  
歸取也上云其車千乘下司馬侯問其車多則是  
車多而發問也故杜辯其事之所在千里用車八  
乘其一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也傳說此車多之車  
者言秦鉞之出極奢富以成禮盡司馬侯問焉曰子  
敬於所赴之國故為此以示象也  
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見賢遍反女叔  
齊以告公音女且曰秦公子必歸臣  
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  
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鉞懼  
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七



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

艾絕也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

助之者多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

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

天贊之也贊佐助也 鮮不五稔鮮少

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趙孟視陰曰朝夕不

正義曰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天年穀不熟是

天佐助之故少猶五年多或不啻也期之五年者后

謂不及五稔蓋古有此言也 趙孟視陰曰朝夕不

相及誰能待五陰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

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於金反本亦作陰

領趙孟至待五正義曰趙孟自比於日景此景

及朝夕尚移不能相及人命流去與此相似既無

常定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

翫日翫皆貪也 其與

幾何言不能久 鄭為游楚亂故

楚南為于 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

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

門之外實薰隧闔門鄭城門薰隧闔外道名實之

者為明年子產數子哲罪稱薰隧盟起本薰許云反



陰音遂數色主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止  
反又色具反 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強其丈  
反與音預 子產

弗討子哲強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

及羣狄于太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太原音泰疏晉

至太原○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二

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太原即太原郡晉陽縣是也

計無終在大原東北二十許里遠就大原來與晉戰

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共來也襄

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則崇卒也崇聚

無終是其大者故顯言其國名也 崇卒也崇聚

也○卒子忽反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

阨阨委又作隘於以什共車必克更

增十人以當二車之用什音十疏以什共車必克

十人爲什以二什之人共音恭困諸阨又克正義曰周禮

其車之故必克也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爲必克去起呂請皆卒去車爲步

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

步陳○行戶即反陳直觀 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

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

伍○五乘繩證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

舒斬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徇辭爲五陳以

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拒九疏為五至前拒○正義

參偏是也相離者亦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

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傳二十九

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

此傳去車用參而存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為別也

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改

不可得和也周禮則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無專

參偏之名也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當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與立而奪羣

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

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

在襄二十一年展與奔吳吳外孫叔弓帥師

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疆居良於

是莒務婁昏胡及公子滅明以木旆與常儀靡奔齊

二十子展與黨木旆常儀靡莒二十邑務婁並如字

無音徐音茂一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

音謀麗武江反音扶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

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疆正義曰周頌烈

文之篇也彼註云競疆也無疆乎維得賢人也

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

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



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

實沈高辛帝譽○駘他才反崇息遂反關於葛反譽苦毒反居於曠林

不相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日尋干戈以相征

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后帝至

堯也○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

星○相息商人至辰星○正義曰殷本紀稱相

亮反土反孫是湯之先也襄五年傳云閼伯

居商丘祀大火相七因之故商主大火辰即大火星

也故商人祀辰星商謂宋也宋商後故稱商人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大夏今晉陽縣○夏戶雅反

所林反註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唐人若劉累之

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

三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

是彼劉累之等類也言等類者謂劉累後世子孫累

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太夏故歷夏及商也劉炫云彼

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

夏商則此居於太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孫是其

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即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

云累遷魯縣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

曰叔虞唐人至叔虞○正義曰服虔以為唐叔

即云季世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即唐人之末

君矣邑姜之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



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故云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帝命邑姜之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為名也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震本又

反又音申懷妊也大音疏邑姜至叔虞正義曰泰註及下同胎他來反疏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二年傳稱呂伋王舅伋是齊大公之子下公也伋為王舅知邑姜是大公之女也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是懷胎為震震取動字書以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叔虞成王母弟晉世家文也夢帝謂邑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也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屬之玉反蕃音煩叔虞封唐是為晉侯案史記叔

虞封唐侯叔虞之疏夢帝至曰虞正義曰晉世家子變父改為晉侯疏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謂此夢為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主大叔其文是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身燕姑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乎服解此云邑武王也是晉非而逐逐者也疏叔虞至晉侯正義曰晉世家云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杜預亦云燮父改為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也叔虞為晉之祖故言為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裔以制及昧音妹

萬曆十九年刊



為玄冥師師長也為官之  
長皞尸老及長丁文友  
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  
冥是玄冥為水官也昧為玄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  
為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脩及熙  
為玄冥昧為金天裔子當是脩熙之後釋例曰脩及  
熙皆為玄冥未可知昧為  
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  
○纂于宣汾洮  
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  
○官汾洮  
管反  
○釋例曰汾水出太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  
河其洮水闕不知所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場  
無其障大澤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額頊  
○正  
義曰額頊為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為臣  
直當額頊故以帝用嘉之為額頊嘉耳昧於金天已

云裔子臺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  
世本皆云少皞是黃帝之子額頊是黃帝之孫臣世  
多而帝世少史籍敗亡無可檢勘此事未必然也釋  
例云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  
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沈妣葦黃實  
之可疑者也是皆疑不能決因舊說耳  
○沈妣葦黃實  
守其祀  
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滅  
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  
○有水旱  
之災則祭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祭祭為  
管攢用幣以祈福祥  
○癘音例疫音役  
祭音詠徐又音管  
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星辰之神若



實沈者疏山川至祭之。正義曰水旱癘疫在地之  
 天氣所降日月麗天故祭日月星辰之神也雪霜風雨  
 所在分繫之耳其實水旱癘疫亦是天氣所致雪霜  
 風雨亦是在地之災且雨之不時而致水旱水旱與  
 雨不甚為異而分言之者據其雨不下而霖不止是  
 雨不時也據其苗稼生死則為水與旱也祭是祈禱  
 之小祭耳若太旱而雩則徧祭天地百神不復別其  
 日月與山川者也。○註有水至福祥。正義曰水旱  
 癘疫俱祭山川杜略癘疫而不言之神若實沈者言此祭祭  
 神若臺駘者下云星辰之神矣非獨祭此山川星  
 其先世也。計日月無其主者以與星辰俱是天神連  
 言之耳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  
 造。三曰禴。四曰禘。五曰攻。六曰說。鄭眾云祭日月星  
 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祭如  
 百食以朱絲營社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為說。莊二十  
 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

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營繞日  
 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祭也賈逵以為營  
 攢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  
 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  
 聚草木為祭處耳癘疫謂害氣流行歲多疾病然則  
 君身有病亦是癘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思王以為  
 癘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貴之人攝生厚者疫氣所  
 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產知晉君之病不在於此  
 故言二者不及君身以病非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癘疫故不須祭臺駘等也。  
 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註言實沈臺  
 駘不為君疾。○樂疏若君至事也。○正義曰家語孔  
 共殺之此云出入即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聽  
 政晝以訪問是出也夕以脩命夜以安身是入也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註聽國政。○朝晝以  
 如字



訪問註問可否夕以脩令註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

乎節宜其氣註宣散也註節宜其氣○正義曰以時

是也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

則做不可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

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政夕

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脩

令脩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

易之以聽政以後專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註湫集也底滯也露

羸也壺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壅於勇反湫子

酒反服云著也底丁禮反註勿使至其體○正義曰

服云止也羸劣危反下同註壅謂障而不使行若土

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若閉門戶也湫謂氣聚底

謂氣止四者皆是不散之意也氣不散則食不消食

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肌膚瘦則骸骨露也

人之養身當須宣散其氣勿使氣有壅閉集滯以羸

露其形骸也註湫集至羸露○正義曰服虔云湫

者底止也杜云湫集也底滯也皆是以意訓耳壅

閉言其不得散出故以湫底為集滯言氣聚集而停

滯也若以湫為著則與正同義故易之以為集其止

滯亦同義也上文所云四時之事若其壺之則血氣

集滯使不得宣散氣不散則骨羸露也肥則肉厚

骨不見瘦則肌膚薄故體羸露羸露是露骨之名其

義與保相近保露形也羸露骨也瘦必羸羸亦瘦之

別名今晉侯壺之者唯謂安身親近婦人註茲心不爽

四時皆爾以恒安身不動故使氣集滯也註茲心不爽

而昏亂百度註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註心茲

萬曆十九年刊

春大卷五

卷一



之註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註內官嬪御嬪婢其生不殖註殖長也美先盡矣  
則相生疾註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  
疾疏其生至生疾○正義曰此僑重述不及同姓之  
註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  
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既為夫妻又相  
寵愛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患而生疾病非直  
美極惡生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妬害也故晉  
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  
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  
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敬也瀆則生怨怨亂有災  
災育滅性是故取女辟同姓畏亂災也禮記太傳云  
百且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法始如此耳  
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故簡未設禁防周人以其  
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

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  
嗣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註同姓至生疾○註  
義曰劉炫云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  
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  
先自美矣若使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  
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為防  
推致此意耳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註壹四時取同姓二  
者古人所慎○惡如字又烏疏買妾至卜之○正義  
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玄云為其近男女  
禽獸也妾賤或時非賤取於賤者世無本繫也  
辨姓禮之太司也註辨別也○別彼今君內實有四  
姬焉註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



可為也已註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註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省所景反徐所幸反註同去起呂反疏四

至疾矣○正義曰子產云四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  
接御於公滅省公之寵愛於四姬之事如此猶可若  
無異姓之女滅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由此故以生  
疾矣劉炫云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於  
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註送叔向

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註送叔向

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註言將敗

不久○與如字又音無禮而好陵入怙富而卑其上註言將敗

弗能久矣註為明年鄭殺公公孫黑傳○好呼報晉侯

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

蠱註蠱惑疾○近附近之疏是謂至如蠱○正義曰

是謂近女室說此病之由由近女室為此病也又言  
疾如蠱言此疾似蠱疾也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令  
昏狂失性其疾各之為蠱公惑於女色失其常性如  
彼惑蠱之疾也蠱是惑疾公心既惑是蠱疾而云如  
蠱者蠱是失志之疾各志之所失不獨為女宜八年  
傳胥克有蠱疾者直是病而失性不由近女為之此  
公淫而失志未全為蠱故云如蠱○註蠱惑疾○正  
義曰和言公疾如蠱下云惑以喪志知蠱是心志惑  
亂之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註惑女色而失志○喪息

疾非鬼至喪志○正義曰此說公病之戕病有鬼為

之者有食為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於女色情性

萬曆十九年刊

卷之九

七



惑亂以喪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  
失志意也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音右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

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

○降音絳下及註同或音戶疏先王至彈矣○正義

江及彈徒丹反又徒且反說故以樂譬之先王之為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  
事故為樂有五聲之節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  
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  
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為  
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  
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

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又傳於是至弗  
聽劉云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  
曲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安  
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  
之漫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於是煩手淫聲怡墮  
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

並奏所謂鄭衛之聲○怡他刀反疏○五降至之聲

下同墮音因○正義曰五降  
不息則非復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  
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  
曰鄭音好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物亦如之言百

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煩不舎則生疾○舍音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

萬曆十九年刊  
朱子卷四



以憺心也註

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註

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註

謂金味辛木味酸

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疏

謂金至

而生。正義曰尚書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也苦焦氣之味也酸木實之性也辛金之氣味也甘味生於百穀也是五味為五行之味也以五者並行於天地之間故洛書謂之五行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皆由陰陽風雨而生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合雜共生五味若先儒以為雨為木味風為土味晦為水味明為火味陽為金味而隤氣屬天不為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洪範本文以生數為次水火木金土大禹謨六府之次水火金木土穀月令於四時之次木

火土金水杜數五味之次金木水火土以五行相循

更互相代其次不以為常隨便言耳此註所言五味

五色五聲配五行者經傳多有之洪範是其發為五

色註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

見賢徵為五聲註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

黃聲宮徵驗也張里反淫生六疾註淫過也滋味聲

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疏天有至六疾正義曰

亦如之至煩乃舍言用之有節也此又本諸上天言

物皆不得過度也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也五味

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也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

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是言六

氣其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嘗而可知未有

形色可視發見而為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為



驗而為五聲也此味聲色也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  
用之太過則生六種之疾○淫過至生害○正義  
曰此淫生六疾承氣味色聲之下則謂四者之過皆  
生疾也但醫和將說晦淫惑疾故下句特舉六氣之  
淫其言不及味與聲色故杜解以備之言滋味聲色  
所以養入然過則生疾以見淫生六疾非獨六氣生  
疾也但晉侯不以味聲色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生疾故醫和不言之耳

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

時得五行之節疏六氣至之節○正義曰六氣共

為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計一

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為五行每行得七十二日

有餘土無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過則為蓄陰淫寒

疾寒過則為冷○蓄音陽淫熱疾熱過則為渴

○論曰 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 雨淫腹疾

○論曰 雨濕之氣為浪注○洩息列 晦淫惑疾○晦夜也

為寢寢過節則心惑亂反下如字 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

多心勞生疾○思息 疏過則至心疾○正義曰上云

云過則為蓄獨謂六氣過耳過即淫也故歷言六氣

之淫各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時晦

明則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者謂人受用此

氣有過度者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

急雨多則腹腸泄注此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為病

若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得無此病也其晦明亦

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人亦為病晦

是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宜氣近友過度則心惑亂也

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

故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當用之有限無節

馬原早九年刊

卷之四

卷之四



無限必為蓄害故過則為蓄也。○註未四至緩急。○  
正義曰人之身體頭為元首四支為末故以末為四  
支謂手足也風氣入身則四支有緩女陽物而晦時  
急賈逵以未疾為首疾謂風眩也。  
**淫則生內熱感蠱之疾**。註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  
常在夜故言晦時。疏女陽至之疾。○正義曰男為陽  
之物也而晦夜之時用之若用之淫過則生內熱感  
蠱之疾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感蠱也晉語云文  
子問醫和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  
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晃曰人雖有命荒淫  
者必損壽無外患則并心於內故三年死諸侯不服  
則思外患損其內情故十年無道之君久在民上實  
殃也。今君不節不特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

無亂諸事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  
祿任其人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註改改行以救蓄  
○相息反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  
行下蓄反。  
**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註云主  
將死。○啓其九反禦本。  
**亂之所生也**。註溺沉沒於嗜欲。○溺乃狄反。疏淫溺  
也。○正義曰此淫謂淫於女也。沒水謂之溺沒於嗜  
欲與溺相似故淫溺連言之。此論晉侯將蠱疾也  
言淫溺惑亂之所生耳人自有欲故失志志性恍惚  
不自知者其疾名為蠱蠱非盡由淫也以毒藥入  
令人不自知者於文皿蟲為蠱。註文字也皿器也器  
今律謂之蠱毒。

齒曆十九年刊  
家火苑  
三



受蟲等者為蠱。○血命景反。說文穀之飛亦為蠱。註

穀久積則變為飛蟲。○目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

謂之蠱。三三。註。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

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

音遜。艮古恨反。長丁丈反。下。皆同物也。註。物猶類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註。贈賄之禮。○楚公

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驪。驪。郊。註。黑肱。王子圍

之弟子。皆也。驪縣屬南陽。郊縣屬襄城。驪。今河南陽

翟縣。二十邑。本鄭地。○驪。尺州反。樂音歷。鄭人懼子產

曰。令尹將行大事。註。謂將。而先除。二十子也。

註。謂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

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

遂聘。十月。巳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綏而弒之。註。

綏。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曆推。巳酉。十一月。六

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介音界。竟音境。綏一

反。註。綏。絞至誤也。○正義曰。孫卿姓荀。名說。著書

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巳酉。故杜以長曆推

巳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郊敖之卒。經傳皆云。十一

月。巳酉。杜謂十一月。誤者。止謂十一月。不得有巳酉

以巳酉為誤。十一月。非誤也。必知然者。若以為。十二

舊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



月已酉則六日已酉子于奔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  
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二十  
月為是已酉為誤劉炫以為杜云誤者以十一月為  
誤當云十一月而規杜氏非也劉炫規云杜言十  
月誤當為十一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彼是如故令  
日死趙孟明白卒則子于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  
祿故謂十一月途殺其子于慕及平夏皆郊教子  
是已酉字誤也

夏尸雅反右尹子于出奔晉子于王子比宮殿尹

子皆出奔鄭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犂又及

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郊敖楚子康使赴于鄭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

此五終孫嗣不以篡弒赴諸侯長丁文反子于奔

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才用

反乘繩證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

○餼許氣反疏百人至百人正義曰百人為女

卒子忽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祿足百人謂與

之田取稅以共食足為百人餼也晉語稱秦后子楚

公子干來仕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十公子

之祿焉對曰太國之卿祿一旅之田上大夫趙文子

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于同叔

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

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



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

詩大雅侮陵也。夫音扶侮亡。

甫反鰥疏底鰥至以尊正義曰德大則官高官高古顏反則祿厚故致祿以德之小大為差也年同以尊謂以官為尊也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于齒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

且臣與鬻齒無乃不可乎

后子先來仕

史佚有言曰非鬻何忌

別彼疏非鬻何忌正義曰忌敬也史佚有言云非列反疏是鬻客何須敬之言乎下是客當須敬之我

不與同是謙以自別也 ○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

太宰 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 ○熊音皮疆

良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

器矣行器會備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

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傳○汰音泰說徐音悅 ○十一月晉既烝

始悅反數所主反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也○烝之承反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衰初危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

昭



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甲辰朔于溫趙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

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疏趙氏至

義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

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案文言之

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

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何

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為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

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

月之誤也劉炫以為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

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

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遙屬下明晉烝猶

任朔前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甲辰朔烝于溫足

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遙為甲辰

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庚戌卒註十二月七日終劉

此例劉炫之言非也

定公秦后子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

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疆諸侯畏而弔之○及

反用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一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二

昭二年  
盡四年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曾朝節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

遂以為卿故書之。惡烏。疏書名至書之。正義曰。傳稱子產數其罪。是書

名為惡之也。往年傳云子產上大夫也。則非卿。非卿則不合書。薰隧之盟。子產強與卿列。子產不討。即以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二



為卿故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用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反傳

季孫宿如晉

致祿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遂 致祿至乃書 ○正義曰傳稱季孫宿遂致服

疏 焉知其致祿服也傳說此事文正在秋上而經

書 在冬知公實以秋行至冬還乃書即

書 還時日月不復追言秋故文在冬也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公即位故 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

見賢遍反 好呼報反

為政 ○正義曰五年傳曰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

魏舒范鞅知盈則六者三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

將中軍趙成繼父 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為卿代韓起也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

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

魯矣 觀書至王也 ○正義曰太史之官職掌書籍

氏者氏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見易象易

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書

魯國之事故言魯春秋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

之典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

此書而追歎周德吾乃於今且始知周公之德以周

公制春秋之法故也與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



文王有聖德能作易象故也此二書晉國亦應有之  
韓子舊應經見而至魯始歎之乃云今知者因味其  
義而善其人非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為素不見也  
也  
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  
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以王于况反周  
悅  
疏  
易象至魯矣○正義曰易有六十四卦分爲  
上下二篇及孔子又作易傳十篇以翼成之後  
世謂孔子所作爲傳謂本文爲經故云上下經也易  
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爲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  
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  
下總辭謂之爲象述爻下別辭謂之爲象以其無所  
分別故別立一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  
爲辭故二者俱爲象也定四年傳稱分魯公以備物  
典策所言典策則史官書策之法若發凡言例皆是  
周公制之周衰之後諸國典策各違舊章唯魯春秋

遵此周公之典以序時事故云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春秋文王至而說之○正義曰易象文王所作  
春秋周公垂法故杜雙舉釋之云易象春秋文王周  
公之所制也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  
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鄭玄云據此言以易  
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  
演謂爲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  
爻辭有其子之明夷利貞其子明傷乃在武王之世  
文王不得言之又云王用享于岐山文王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一者之意皆斥文王若  
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代其德故先代太儒鄭衆賈逵  
等或以爲卦下之象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  
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當是非杜今雙舉並釋  
似同鄭說也然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先云  
周之所以王與周公之德也今傳乃先云周公之德  
者易象諸國同有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  
禮在魯故先云  
云周公之德  
公享之季武子賦  
絲之卒章  
註  
絲詩太

易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

七



雅卒章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絲致興盛以音侯

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四臣大顛闕天散宜生南

禦疏文王有四臣○正義曰詩云予曰有疏附

侮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註云率

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韓子賦角弓註

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韓子賦角弓註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

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

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縫扶恭反合

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

畜萬邦以言音德可以畜萬邦○節才結反徐又既

如字訛五禾反

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與

註其樹也若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所引夏諺

同疏其樹也若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所引夏諺

孟子文也若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曰宿

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長

反遂賦其棠其棠詩召南召伯息於其棠之下詩

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其棠以宣子

比召公召上照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

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為于偽反見子

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



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賢遍反下見見

子尾子尾見疆疆同亢苦浪反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

夫子韓起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所樂

施高疆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

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

德淇音其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

厚報以為好好呼報反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後文註皆同

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

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

○少許疏為立至異之○正義曰婦人稱姓姜是其

照反常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為別號所以寵異

之言少姜少齊蓋本字為少也服虔云所以寵異

無字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適下

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介休縣東南○界音介

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

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桓

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太國雖公子亦上卿

送之是送者與逆者俱為上卿是送者依逆者班列

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小國皆下卿送之是

降逆者一等公子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



二等级也若晉以少姜為夫人當以上卿送齊當以上卿送是亦送逆同班少姜據各言之故云送從逆班或可晉使公族大夫逆少姜元不以夫人之禮則同妾勝之屬送者皆從逆者班次不與桓二年逆夫人之禮同少姜據此而言故云送從逆班也劉炫云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去則下卿送之是送甲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下班次言當卑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於逆者也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屬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讓○叔弓

聘于晉報宣子也註

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

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註○勞力報辭曰寡君

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傲邑

弘矣註徹達也○女音汝下敢辱郊使請辭註辭郊

勞註使所吏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

使成臣之祿也註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祿敢辱太

館註敢不取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

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註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

信也註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註始稱敵邑之

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末子近德矣註詩不雅○近附近之近下同○秋鄭公孫



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夫之族黑

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去起傷疾作而不果

前年游楚所擊創創初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

傳驛○遽其據反爾雅云驛遽傳也孫炎

義曰釋言云驛遽傳中戀反驛音亦

孫炎曰傳車驛馬也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

有之亂在襄三十二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文註皆同

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

爭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董隧之盟女矯君

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

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

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

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下音之子褚師市宮

朝如字下同印一死在

虛○正義曰言我創疾見作死在朝夕之間天也

我無更助天為為虐也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

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



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衢其加木焉書

其罪於木以加尸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

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

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弗不敢以私煇者侯故止之

伉苦浪反疏非伉儷也○正義曰成十一年註云

儷力計反疏伉敵也儷耦也言少姜是妾非敵身

對耦之人也少姜是妾杜言晉侯為少姜行夫人之

服者以明年傳云寡君在練絰之中知其為之服也

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後服

公以未秋行始冬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

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

士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海

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

頗不平○使所更反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

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十一月鄭印段

如晉取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

丘重直疏襄二至重丘○正義曰杜世族譜滕

恭反疏成公是艾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

爾以來襄五年盟于戚九年于戲十年于臺城北

上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

魯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

哉公谷杜氏之意疑故指重丘近者而言劉炫以為



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非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來會故魯厚報之○共音恭

傳倣此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無傳記災○雨于付反  
雹蒲學反  
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  
名從告  
疏以殺公之外變公懼奔齊是被逐而出此

自去也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是仲尼  
新意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其自奔是罪之也釋例曰  
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係林父甯  
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  
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君不能自安  
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  
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傳不發於蔡朱  
衛衛而發於燕欵者欵罪輕於衛衛而重於蔡朱故  
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晉悼感衛衛而發問師曠  
恃其目盲因問以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  
臣罪不純在臣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書其出奔已  
是罪賤不假書名以見罪故名與不名皆從本赴不  
復更見  
義也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

張趯見之

註二子晉大夫○趯他梁丙曰甚矣哉子



之為此來也註卿共葬，葬過禮甚。○為于子太叔曰

將得已乎註言不得止。昔文襄之霸也註晉文公襄

公疏文襄至霸也。○正義曰：襄是文公子，能繼父業，故連言之。其命朝聘之數，弔葬之使，皆文公命之，非襄公也。

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註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

年今簡之。○問問疏明王至簡之。○正義曰：十二年，

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彼謂諸侯於天子朝聘會盟之數，計十二年，而

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文襄之霸，令諸侯朝聘，霸主太國之法也。諸侯朝天子，因朝而為盟，會所以同好，惡，王

室，霸王之命，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將已，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

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以明王君薨，舊制大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

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註先王之制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

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註

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註命有常，今孽

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註不敢以其位卑而

命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

已過，文襄之制，○而數所具，及徐所主，及適丁歷疏

今孽至守適，○正義曰：今孽寵賤妾之喪，不敢計擇，妾位卑賤，而令禮數，即同於守適夫人也。言守適者

萬曆二十一年刊



夫守外職妻守內職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長  
適言夫人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  
吉卿也而云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  
葬矣故杜云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  
襄之制也劉炫云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唯懼獲戾  
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人也  
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薦女

○復扶又反下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  
不出者皆同

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

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

退季冬且中而寒退疏心以至寒退○正義日月

且奎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且氏後即次房心是季冬且火中也此其極也能無

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

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入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

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知丁未滕子原卒同

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

發之疏同盟至發之○正義曰文三年王子虎卒

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然則與其父

者以子虎非諸侯又滕入春秋以來○齊侯使晏嬰

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

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管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



是以不獲註不得自來○朝如字質徐之一反不腆又音如字難乃且反

先君之適註謂少姜○腆他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

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

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註徼要也

一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焜胡

音昆服云明也耀羊照反服云照也隕于敏疏焜燿

反好呼報反徼古堯反大公音泰嬰一遙反疏寡人

之望○正義曰服虔云耀照也焜明也照臨敵邑鎮

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已之意望也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註適夫人之女及遺姑

姊妹註遺餘也疏及遺姑姊妹○正義曰姑姊妹亦

先君之女也上云先君之適謂適

夫人所生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註言如常人不敢與

謂非夫人所生者也音餘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

人之望也註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振之乃反

音真註同

牆本又作疏董正至婦官○正義曰董正釋詁文

牆在良反疏也振為整理之意言正整選擇示精審

也周禮夫子有九嬪嬙是婦官也嬙亦婦官哀元年

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御焉蓋周末婦官有此名漢

成帝時匈奴來朝詔以掖庭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

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

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註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

乃釋服○任音壬綰本亦作疏未有仇儷○正義曰

衰七雷反經直結反疏少姜本非正夫人而

乃釋服

○任音壬綰本亦作疏

未有仇儷



云未有仇讎者蓋晉侯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韓起上卿適之鄭罕虎如晉賀之則後娶者為夫人也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也既成昏音况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既成昏音况亦皆之義言舉朝羣

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吾弗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

於釜註四豆為區區手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

釜十則鍾註六斛四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註登加也加謂加舊量之一也

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註舊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直加豆為五升

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

會非於五升之豆註鍾乃大矣註正義曰陳氏二量又五五而加也

自依釜數釜十為鍾比於齊之舊鍾不言四而加

故云鍾乃大矣言其大於齊鍾明亦自其釜也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註貸厚而收薄註貸他山



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

海不加貴蜃食軫反蛤山木至於海正義曰

至市也於木既云如市魚鹽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

蜃蛤亦如市可知蒙上文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

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參七南反又公聚朽蠹

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

不見養遇聚徐在喻反一音在圭反蠹丁故反三

罪及壽音授下疏三老至養遇正義曰服虔云

同上時掌反三老者工商老農老案民有四

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為三老且士之老者

亦應須恤不當獨遺王也故杜以為上中下壽言皆

八十以上則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

十以上此亦以意言之釋此文耳不通於餘文也若

秦伯謂蹇叔云中壽爾墓之木國之諸市履賤踊貴

拱矣不言九十七而死木已拱矣

踊足者履言別多之履九具反踊音勇別足者

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

煥於喻反徐音憂又於到反一音於六反疏煥

休虛喻反徐許留反賈云煥厚也休美也服虔云煥休

氏也正義曰賈逵云煥厚也休美也服虔云煥休

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煥

休代其痛也杜氏煥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此

民人痛疾承踊貴之下以其傳文相連無所分別故

言謂陳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

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

先焉於虔反疏四人至之先正義曰論陳氏

戲許宜反疏而言此四人知四人皆陳氏之先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卷之三



也八年傳云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遠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遂在舜之後知四人皆舜之後世數遠近不可復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太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相息亮及服如字大姬音泰其相至齊矣正義曰杜不解相服度云相隨也蓋相訓為助不為隨也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太姬神靈已在齊矣神之在否不可測度而晏子為此言者以陳氏必與姜姓必滅示已審見其事故言先神歸之其實神歸以否非晏叔向曰然雖吾公室子所能知也今定本相作祖今亦奉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非征討救諸侯○行口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

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乘繩證反卒子忽反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罷音皮侈又道殣相望餓死為殣○殣音覲說文云道中死者人所覆也毛詩作瑾傳云瑾路家也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皂隸賤官○郤主逆反皂才政在家門義曰此八姓之先樂伯胥原狐皆卿也續簡伯慶鄭大夫專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惰憂悛藏也悛改也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卷之

○悛七全反樂音洛疏以樂惰憂○正義曰劉炫云又音岳惰他刀反悛慢也好音樂而慢身憂禍



也杜以憚為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公室  
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  
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問之銘讒問名也

○讒任成反服讒問名也○正義曰服虔云讒  
云疾讒之問也問疾讒之問明堂位所云崇鼎是  
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其讒之地故曰讒鼎二  
者並無案據其名不可審知故杜直云鼎名而已  
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也丕大也言夙  
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昧音妹丕音况日不悛

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悲反解佳賣反况日不悛  
實反難問何以免此難○况  
乃且反日人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  
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同祖為

宗○胥許胥之宗十一族○正我曰世族譜云羊

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  
一公有十一族也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季名果有  
入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  
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以明已不食唯識其舌存  
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唯羊舌氏在而已胥  
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幸而得死  
言得以壽終為幸言必不得祀初景公

欲更晏子之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鄙塵不可以居  
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近附近之近下同湫子小  
於賣反囂許驕反徐音秋又在酒反下同隘  
反一音五高反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塏苦  
代反燥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卷



素了疏 爽明塏燥。正義曰塏高地故為燥也。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豫章之圃高燥之地也。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朝如字。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命不與張趨同。議。鬻羊六反賣。疏傳護晏子。正義也。命力呈反。疏曰傳護晏子故為發。

此傳而叔向亦言已。國傳雖無。景公為是省於刑。君說蓋亦嘗以諫君故無譏也。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端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為是于偽反。省所景反下同。祉音耻。端市專反。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壞音怪。復音復。欲復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上良鄰。音彥。二三子先卜鄰矣。

萬曆二十年刊

家火在記

卷一



註 二二子謂鄰人 違下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去檢

即奢為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 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傳言

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夏四月鄭伯

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

以策 策賜命之書 ○相息亮反 曰子豐有勞於晉

國 子豐段之父 疏 子豐至晉國正義曰服虔云

晉計從太子一者朝於晉不足以為勞也余聞而弗忘

賜女州田 州縣今屬河內郡 ○女音汝 以胙乃舊勳伯

石門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

石之汰也 汰驕也 ○胙才路 一為禮於晉猶荷其

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

謂乎初州縣藥豹之邑也 豹藥盈族 ○荷戶可反

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

吾縣也 州本屬溫溫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郤稱以

別三傳矣 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

今傳三家 ○稱尺證反以別絕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

獲治之 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



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也

義也二子二宣子也又音捨下同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

馬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

所起虞反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

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

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為之辟仇為平公逆皆同○五月叔弓如滕葬滕

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

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

仇○介音界五月至成公正義曰經書夏叔弓

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桓十六年註引此事以為本

異兩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

葬也傳述遇讎之事并就葬月言耳○子服至不入○

正義曰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殺子叔敬叔用進書

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

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

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

逢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

仇○介音界五月至成公正義曰經書夏叔弓

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桓十六年註引此事以為本

異兩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

葬也傳述遇讎之事并就葬月言耳○子服至不入○

正義曰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殺子叔敬叔用進書

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

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

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

萬曆三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七



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  
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玄註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  
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其言  
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思怨至辟仇○正  
義日記云不可以叔父之私知懿伯是叔之叔父也  
叔弓不入者禮叔也為叔有辟仇之耻禮之欲使殺  
之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叔請先入乃先受館  
敬子從之○惠伯子服叔也傳言叔弓之有禮疏惠

至從之○正義曰檀弓云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  
之何曰仕不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過之不鬪鄭玄  
云為負而廢君命也叔父之與昆弟親疎同耳  
故有公利無私忌辟仇非耻故叔請先入也○晉  
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  
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薑救人  
邁反

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  
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遠于○秋七月鄭罕  
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  
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  
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  
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  
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  
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  
猜焉○猜疑也○猜七○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  
才反

萬曆二十一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

三



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

猶在晉也張趨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

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

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糞

反疏吉賤不獲來○正義曰張趨自晉使告大叔大

作疏叔在鄭廷報趨語而云不獲來者教使者報趨

乘今人之語猶然也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

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趨也庶幾如趨言○小邾

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

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

貳又卑一睦焉睦謂小邾○實不忘我好絕句

呼報反下文疏一睦謂小邾○正義曰睦親也言

羣好同音曹滕二邾皆親魯小邾是親魯者之

也一國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

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菑菑齊東竟○竟音盧蒲癸見泣且

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境下同癸慶封之黨襄

十一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

○癸普結反又匹舌反見賢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

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



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

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恐其復作亂疏放盧至北

曰前已在竟今復徙之遠國也○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

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

也起呂反此毗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

也志反註同欵罪輕於衛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衍苦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

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

亮相息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

之雲夢陸江南○夢如字徐莫公反註同○齊公孫寵卒寵

子雅司馬寵見晏子司馬寵齊大夫曰又喪子雅

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喪息

姜嫄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偽九危反二惠競爽

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

妹又弱一介焉姜其危哉介古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

乏雨于付反傳大雨雹同雹蒲學反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夏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會諸侯

沈音審

楚人執徐子

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

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楚子至于申

稱齊桓既及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註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格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然則陳實小於蔡衛桓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為序不進

陳班故蔡多在陳上

因申至胡城正義曰稱天子以諸侯伐吳則因會而遂行春秋一事而再見者皆前日而後凡詳此當云諸侯遂伐吳不言諸侯皆以屬晉之國鄭徐滕小邾宋皆不在行不得摠言諸侯故別序之也傳稱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則宋鄭在行亦不序者楚既慰遣彼自義從楚人成已意遺不以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告也

故稱齊為于遂滅賴

九月取郟

郟高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欲與俱田

萬曆二十年刊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

伯田江南故言復○復扶又反註使椒舉如晉求諸

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

曰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

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易以

同難乃且反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

事補闕○驩喚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

度也○請問徐音閑一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

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楚王方修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

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

助也○侈昌氏反又尺氏反逞不可與爭君其諂之

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

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爲君吾又誰與爭公曰

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殆直國險而

多馬齊楚多難多寡弒之難○篡初患反有是三

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鄉許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卷一



又作鄒嶽音岳岱音代在兗州華如字又胡化反在雍州衡如字在荊州恒如字或作常在冀州案作恒者是也北嶽本名恒山四嶽正義曰釋山云河漢為文帝諱改作常耳西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也釋例土地名云東嶽泰山奉高縣泰山也南嶽長沙湘南縣衡山也西嶽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也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也郭璞註恒山名常山辟漢文帝諱耳爾雅於釋山發首言此四山明其卽是四嶽故註者皆以嶽解之且諸書史傳讖緯皆以岱衡華恒為四嶽四嶽必是此四山也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岱衡霍三文不同者此二嶽者皆一山而二名也白虎通云嶽者何嶽之為言桶也桶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嶽桶也桶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桶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風俗通又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

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靈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有二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潯縣風俗通亦云霍山廟在廬江潯縣如彼所云則霍山在江北而得與江南衡山為一者本江南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為霍山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註爾雅云霍山今廬江潯縣潯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云從漢武帝來始有名即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也是解衡霍二名之山也書傳多云五嶽此傳云四嶽者中嶽嵩高即大室是也下別言之故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三塗山名大行轅轅嶺渾也渾戶疏三塗正義曰服虔云三塗大行轅轅嶺渾也謂三塗為三處道也

萬曆二十年刊

卷之三

三



杜云在河南陸渾縣南則以三塗為一釋例土地名  
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太谷環  
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  
先祭山川也謂三塗皆非也是杜據彼十七年傳文  
知三塗是山陽城註在陽城縣東註疏曰陽城山名  
非三塗也

也土地名云河南陽城註大室註在河南陽城縣西北  
縣東北山澗水所出也

○大室音泰下文大室同大室註大室○正義曰大室  
室即中嶽嵩高山也在豫州註即嵩高也釋山云嵩  
高為中岳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  
城縣西北土地名云大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中  
嶽也地理志云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大室註荆山註在  
之山是為中嶽又有小室在大室之西也

新城亦鄉縣南註一音隸則當水旁作示恐非本或作  
隸字

誤也註中南註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

雖是入下至險無德則滅註冀之北土註燕代

外註雖是入下至險無德則滅註冀之北土註燕代

燕鳥註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

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註亨通

也○亨許庚註亨通也○正義曰易文言云亨者  
反註同註嘉之會也嘉會禮通謂之亨是亨為

通也言於民事神使入神註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

通說故云以享神人也

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上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註於國則四垂為宇○疆居良

反下註疏註於國至為守宇○正義曰易稱上棟下宇宇  
同謂屋簷也於屋則簷邊為宇也於國則四垂

為守也四垂謂四竟邊垂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



今賴之註

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

晉有里平之

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註

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

○平昔衛邢無難敵亦喪之註

閔二十一年狄滅衛信二十

十五年衛滅邢○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

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

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及許

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

時見註

言不得自往謙辭

紂直救及隕于敏及楚使所吏及向許文及見賢

通反下註朝見皆見同

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

註金孟楚子遣舉時兼使宋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

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

侯註

安於小小不能遠圖○少安

其大夫多求註貪

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註

晉楚同也疏莫

其君○正義曰釋言云匡正也若經云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若不許君將

焉用之註

焉用宋盟○焉於虔反註同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

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註

大國晉也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敢不至

言楚威力所能及。偏彼。其餘不至。正義曰言力反。

其餘諸侯君之威力所能。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

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

必違之。與入同欲盡濟。為下會申傳。大雨電季

武子問於申豐曰電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

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

疏。聖人至為災。正義曰無電復云雖有不為災者

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電言必無雖有不

為災復見無電之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

不食之矣。陸道至藏之。正義曰釋例云此陸

道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

正為中。為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以。西陸朝觀

謂。陸星朝見昴為西方中宿則昴未得見。宿是日行

之道。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為道

也。日在北陸為夏之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

次。小寒節太寒。中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三統歷云。玄

枵之初日在娑女八度。為小寒節。在危初度。為大寒

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一月日在虛危也。於是

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周禮。凌人正歲十有

二月。命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月。命季冬冰盛

水腹命取冰。鄭玄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

之十二月。西陸朝觀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繫

蟲。而用承。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西陸朝觀

正義曰。觀見也。西道之宿有星朝見者。於是而出之。

謂奎星晨見而出承也。謂夏至東方。正義曰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卷



杜以西陸為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申三  
統歷云太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為清明節在昴八度  
為穀雨中終於昴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  
是之時蠶蟲已出有溫暑臭穢宜當用水故以是時出  
之也曆法星去月半次則得朝見三統曆春分日在  
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夏則春分之日奎之  
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  
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觀於傳之文未知何  
宿觀也服虔以為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  
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  
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即仲春啟冰故為也  
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也  
朝之祿位宿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班冰之事非  
初啟也安得以此出之為啟冰也如鄭玄答其弟子孫  
誥問云西陸朝觀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  
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  
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虔說鄭  
為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觀實是春分三統依

杜此註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啟冰之  
託公謂三月春分獻羔祭非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  
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註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  
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觀而出之下傳  
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宿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既云朝之祿位宿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  
夏三月又下註云言不獨是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  
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  
朝觀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觀之後總而言之亦  
得稱西陸朝觀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為杜  
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  
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  
寒於是乎取之註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水所以道遠  
其氣使不為災疏其藏至取之○正義曰此傳再言  
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事  
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而難窮故言深山也  
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牢也沍閉也陰閉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於是乎取之○謂互閉至為炎○正義曰周禮鼈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齒胡是互為閉也深山窮谷之水至夏酒未釋陽氣起於下隔於水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為雹藏冰必取此山谷之內積陰之水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炎也藏冰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水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水以示道達其出之也朝之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也

**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言不獨共公疏其出至用

之○正義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而大夫以上皆當賜之冰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其藏之也黑牲承太喪其夷樂冰是公家所用冰也

**秬黍以享司寒**

黑牲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

北極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此後反秬

音巨冥疏黑牲至其神○正義曰此祭玄冥之神正祭計應不用大牲杜言黑牲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啓冰唯獻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從其方色也有事於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疏桃弓至尊故○正義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水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為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焯云此言



出之覆上西陸朝觀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啓此方  
用引矢者二月啓水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引  
矢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食肉之祿謂

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與音預正義曰在官

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魯人謂曹劌

曰肉食者謀之又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

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祿祿即此肉是也若

依禮常所合食案王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

特牲大夫特來士特豚則士亦食肉但彼是在家之

禮非公朝常食也杜言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

者以明在官之食有冰耳云自命夫命婦大夫命

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受以歸在家用之也大夫命

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音欲疏大夫至用冰音欲

曰大夫用於命婦錫衰命婦用於大夫亦錫衰此傳

與彼命婦之文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也

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馬大夫設夷盤造冰馬士

設瓦盤無冰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飲

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馬秋涼

面止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

冰浴訖乃設古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祭寒而藏

云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

司寒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謂冰室

者非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謂冰室

○非祭寒至啓之正義曰上巳云其藏冰也黑

音九疏杜祫黍以享司寒今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

一專而重其文者欲明獻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

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謂二至冰室

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四之日即夏之

三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後公遂

用之俱在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學火出而畢賦謂

春分之月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謂

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疏正義曰十七年傳

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疏正義曰十七年傳

萬曆二十年刊

家水經

卷二



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此云  
火出而畢賦謂以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為始也周  
禮云夏頒冰為正歲之夏即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  
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無不受冰** 老致仕在家者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  
山人虞官縣人遂屬傳直 疏 山人至遂屬正

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周禮 興人納之隸人藏之  
五縣為遂是縣為遂之屬也

**夫冰以風壯** 冰因風寒而堅  
與隸皆賤官 音餘

**而以風出** 順春風而散用 其藏之也周  
亮反

**其用之也徧** 及老疾 徧 則冬無愆陽  
周密也 音遍

愆過也謂冬溫 愆起 夏無伏陰 伏陰謂夏寒 春  
度反

**無凄風** 凄寒也 西反 **秋無苦雨** 霖雨為人  
患苦 音霖

之異養物為甘苦物為苦 耳月倉云孟夏行秋金則  
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是霖雨為人所患謂之苦也鄭

玄云中之氣乘之苦雨自 雷出不震 震也 音亭  
露之類時物得而傷也

又音挺又 疏 震也 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  
亭佞反 疏 物者釋天云疾雷為霆霓郭璞云雷之

急激者謂劈歷則霆是震之别名雷出不震言有雷  
而不為霹靂也下云雷不發而震言無雷而有霹靂

也 **無苗霜雹疾不降** 癘惡氣也 苗音災下 疏  
無苗至不降 正義曰霜雹即是苗言無此苗害之

霜雹也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癘疾天氣為乏故云  
降也 **民不夭札** 短折為夭天死為札 札側八反 一  
音截字林作壯



列疏 註短折至為札。○正義曰：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二十折，是短折為少夭之名也。周禮：膳夫，天札則不舉。鄭玄云：天札，疫癘也。謂遭疫癘而天死也。癘，疾謂民病。天札，謂入死。故云：天死。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水，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

風不越而殺雷

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殺如界反。徐疏：風不至而震。○正義曰：風不以理舒散而色例反。疏：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害。

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一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一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發，獻

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發，獻

至謂一月春風蚤開，冰室以薦宗廟。○爾彼反。鑿在冰

反冲冲直忠反。凌陵。○註七月至宗廟。○正義曰：凌證反。一音陵。蚤音早。○人十一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令取冰，當是即以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即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幽土晚寒，可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賦，公始用之，知蚤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首難此。云春秋書電，以為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電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電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與之意。鄭玄箴之曰：雨電以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欠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爾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耶夫深山窮谷，固陰淫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電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命而為霰。申豐見



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雩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  
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  
耳炫謂鄭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夏諸侯如楚魯  
此諫失政其電不是盡由冰也

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如子產言○難乃 疏邾不會○正義曰宋之盟邾

且反

滕為私屬不許交相見而楚

召邾滕使從會者邾滕自欲辟役不在宋盟又晉令

諸侯常列於會襄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于澶淵

邾滕皆在楚知其事故使召鄭伯先待于申自楚

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

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  
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

子也河南南陽翟縣南有鈞臺破孟啓享諸侯於此

啓戶雅反註做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

鈞音均破彼宜反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亳步各反

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孟本又成有岐陽之蒐周成

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

北○岐其宜反康有豐宮之朝豐在始平鄠縣東

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豐芳穆有塗山之會夏啓至

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夏啓至

正義曰此六王之會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尚書有其

事武王伐殷作泰誓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卷四十二



文不能知其本末。○註周成至西北。○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其經云生而爾四國多方則於時諸侯大集齊桓有召陵之師。註在故謂岐陽之蒐在此時也。齊桓有召陵之師。註在僖四年。○召上。照反。晉文有踐土之盟。註在僖二十八年。

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

馬。註選擇所用。○向舒亮反成。王曰吾用齊桓。註用音恤僑其驕反。

會召陵之禮。註吾用齊桓。○正義曰用會召陵之禮。退舍以禮楚靈王今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感其意是以用之。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註言所聞謙亦所

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註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

獻公禮。註其禮六儀。○正義曰以言禮六故言也。禮六儀當是會上有此六儀不知大者何

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六。註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

之異。○其音恭。註鄭伯至之異。○正義曰杜知其

合諸侯之禮大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若其各

異。凡十二禮下椒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馬故知其

禮同也於公言云云。合諸侯之禮於伯。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

過。註規正。子之過。○相息。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

曰禮吾未見者有六馬又何以規。註左師子產所獻



六禮楚皆未嘗行 宋太子佐後至玉田於武城父而

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 王使往曰屬有宗

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屬章玉反適也

反武城正義曰土地名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

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

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

前墮許規反布也服云 將墮幣焉正義曰杜

乃相見不解墮之義索隱六年公羊傳鄭人來輸平

之禮客必致幣於主據主則為受據客則為輸襄二十

十一年傳子產論幣云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

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為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

時乃相見見既在後故遣我來敢謝後見也服虔云

皆命宰受不以薦宗廟雖訓為輸義不當也 徐子

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宰言楚子以疑罪執諸

侯 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 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

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 皆所以

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

叛之仍緡皆國名仍而承反 商紂為黎之蒐東

夷叛之黎東夷國名黎力 周幽為太室之盟戎

狄叛之太室中嶽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



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

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復狠也○汰音泰復皮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

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通反狠胡懇反

為十二年楚弑其君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宋太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屬

國皆歸獨言一十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

故慰遣之○見賢通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

反又如字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

以答見慰○費扶味反從

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屈居 八月甲申

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

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疏八月甲申○正義曰長曆

六月得甲申八月巳丑朔其月無甲申而傳將戮慶

封椒舉曰慶封無殺者可以戮入慶封惟逆命是以

在此逆命謂慶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

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播波佐反

幡敷袁反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



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鉞音越狗似俊反行直召反

疏弱其孤○正義曰崔杼弒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慶封曰無

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于面縛銜璧

士祖輿觀從之造於中軍註中軍王所將○共音恭慶九倫反

祖音但輿觀所觀反棺也造以盟諸侯○正義曰七報及將子匠及下將帥同○靈王即位以來經傳不見與諸侯盟事蓋楚子自與屬

楚諸侯私盟不告魯而慶封知也王問諸椒舉對曰

成王克許註在舊六年許偃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焚其櫬王從之註從舉言○縛如字遷賴於鄢

註鄢楚邑○鄢於晚反又於建反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章

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註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

孫○為于偽反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

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註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

爭○竟音境註同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註言將有事

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鄢言易也莒亂著立公立而不撫鄢鄢叛

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註著立公去疾

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



而自來。○易以跋反著直居反徐直據反去起。○鄭  
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  
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疏。丘  
一年。○正義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可  
馬法之文也服虔以為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  
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  
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案春秋之世兵  
革數興鄭在晉楚之間尤當其劇正當重於古不應  
廢古法也若往前不脩此法豈得全無賦乎故杜以  
為今子產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  
在哀十一年彼註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  
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  
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匹牛三頭是一丘出兩  
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

車徒給從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國人謗之註  
征也其夫征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也國人謗之註  
謗毀也。曰其父死於路註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  
蠶尾註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蠶敕以命於國國  
將若之何子寬以告註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註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  
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註度法也詩曰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註逸詩子產自以為權制濟  
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註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  
先亡乎註渾罕子寬。渾罕許但及君子作法於涼其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統志

卷七



傲猶貪涼薄也○涼音良徐音亮徐音亮作法於貪傲將若之何

言不可又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

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曹滕偏宋鄭先衛亡偏

而無法偏晉楚疏姬在至衛亡○正義曰渾罕意

言諸國亡之先後杜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

滅亡之年此下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蔡復封春秋

後二十世十八年而楚滅蔡也哀八年宋滅曹也滕以

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鄭在春秋後五世九十年

秦滅衛也據蔡之前亡則渾罕之言終亦驗矣政不

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上之有子產權時救

急渾罕譏之正道○冬具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

皆楚東鄙邑譙國鄧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

北有櫟亭○櫟力狄反徐又疏棘櫟至櫟亭○正

失灼反鄧才河反義曰吳來伐楚入此

三邑知此三邑皆楚之東鄙故疑新蔡縣東北有櫟

亭者是此櫟亭也鄭有櫟邑者則河南陽翟縣也

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

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

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尹射食夜反又食亦反

銳咸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

奔楚○咸之林反遠啓疆城巢然丹城然丹

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遠于委反疆其東國水



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鬪革龜

城賴之師罷皮買反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徐甫綺反成十六年辟倚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難乃遇

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且反

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

國氏齊正卿姜姓○娶七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也

住反於甲反又於輒顧而見入黑而上僂上僂肩偃

反勝音升下同刀主反偃深目而豸喙豸象豬號之曰

紆甫效紆甫效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

胡到

反一音尸刀反下同從才用反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

伯奔齊饋之宣伯倚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

穆子饋宣伯饋來位宜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

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文何如對曰願之

久矣言兄始為亂已則有今日之願益忿音汝

下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

召之立為卿襄二十一年始見經見賢遍反所宿庚宗

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否問

女生曰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其姓

姓謂子也



年豎牛五六歲 ○長丁丈反下 義曰穆子還魯傳

無歸歲襄二年始見於經疑是其年新還也成十六

年傳云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於時豹猶

在魯疑其因使而遂奔齊蓋自鄭過魯而去故得宿

於庚宗成十六年出奔襄二年始還凡經五年故豎

牛五六歲能奉雉也計豎牛至襄二十一年四歲也杜

言五六歲者豎牛見穆子未必即以還年見之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

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也

○唯維癸反徐以水反唯 唯曰唯 ○正義曰曲禮云

應辭猶爾也豎士注反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

唯而起鄭玄云 有寵長使為政 為家政 公孫明知

應辭唯恭於諸 叔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萬曆二十年刊

春秋左傳

卷二



丙未與大夫交接故為之饗大夫以落之以殺猪

觀反

疏

以殺至日落正義曰說

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是饗祭之法以血澆落之知落之即饗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饗之以殺豚是知以殺猪之血也記稱宗廟之器成乃饗以殺豚此叔孫為孟作鍾非是宗廟之器亦饗之者周禮小司職曰饗邦器及軍器鄭玄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鍾是禮樂之器故饗也既具饗禮具使豎牛請日請饗日

使豎牛○正義曰孟不自請使豎牛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鄭玄云異宮者樂敬也以

其異宮故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也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美

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殺孟丙音俱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

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

書音來人姓名觀古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

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

而何如何見賢通反下叔孫曰何為惟牛言也

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

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

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



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洩息剌對曰求之而至

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去起呂反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

見入使寘饋于介而退寘置也介東西廂○寘之

或作奠介古賀反謂廂疏牛謂至見矣○正義曰而

屋廂本作箱息半反如何是語辭故註云而何

如何牛謂叔孫曰以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也

叔孫恠其語故曰何為牛曰不將仲見君乎若不將

見則既自見君矣言不待父命所以怒叔孫也大夫

立子為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申并見尾而行

定六年樂祁見溷而行是其事也或曰豎牛謂叔孫

曰今將仲見君其事如何叔孫以已見病故恠之曰

何為以下同○寘寘置至西廂○正義曰禮置器物

於地皆謂之置是寘為置也月令天子居左介右介

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洩息剌對曰求之而至

萬曆二十年刊

家火在書止

書

是介為東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

西廂也孫已食命去之○命力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已卯

卒註二十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

叔孫姑也○相息亮反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路叔

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

路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已同志

烏路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

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



○葬焉於皮反下將焉用同介音  
界左如字註同舊音佐便婢面反  
季孫曰然使杜洩  
舍路註舍置也○舍式夜反  
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

而聘于王註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  
主思舊勳

而賜之路註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  
復命而致之君

註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

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註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

扶又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註謂叔孫也服車服

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勳註勳功也

至書勳○正義曰杜洩是叔孫家臣故稱已君為夫  
子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實

但衣而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為徵  
兼之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太司徒掌十一效  
有以賢制爵十有一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  
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  
有司馬掌羣臣之政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  
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案周禮司勳屬  
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之時  
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今死而弗以是棄君  
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  
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  
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註誣叔孫以媚季孫○媚眉  
黃反疏  
註誣叔至季孫○正義曰季孫因叔孫之弱欲四分  
公室已取其一故謀去中軍豎牛云夫子固欲去之  
是誣叔孫  
以媚季孫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一

公孫赤曰... 新曰夫子固... 則其又不... 命曰書... 此等語...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十一



